

南帆文集

7

叙述的秘密



南帆文集

7

叙述的秘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述的秘密 / 南帆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8
(南帆文集; ⑦)
ISBN 978-7-5334-7731-8

I. ①叙… II. ①南…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8233 号

责任编辑: 孙 丹

装帧设计: 一 丁

美术编辑: 季凯闻

XuShu De Mimi

南帆文集 7 · 叙述的秘密

南帆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15 8377965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江金辉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399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731-8

定 价 63.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南帆，本名张帆，1957 年出生，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多次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目 录

思考的文学与文学的思考

——王蒙小说论 — 1

风格：认识生活与认识自己的结晶

——刘心武小说论 — 17

刘绍棠小说的独特风格与固定程式 — 33

王安忆小说的观察点：一个人物、一种冲突 — 39

人生的解剖与历史的解剖

——韩少功小说论 — 52

张承志小说中的感悟 — 63

小说中的当代意识 — 74

个性：理论模式的选择

——评吴亮的《文学的选择》 — 82

陈村：才华与境界 — 89

小说意识的解放 — 101

象征与氛围

——读杨少衡的《彗星岱尔曼》 — 109

象征：虚实之间 — 114

相反相成：《奔丧》与《瀚海》	124
双重的对立	
——读李杭育的《流浪的土地》	132
价值·经验·选择	
——当代文学中价值观念的一个初步描述	140
媚俗：艺术的倾斜	156
变革：叙述与符号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 小说·艺术分卷》导言	169
语言的戏弄与语言的异化	
——评王蒙的《要字 8679 号》	186
三坊七巷的传奇	
——读邓晨曦的小说	194
家乡的爱情	
——读青禾的小说集《春雨潇潇》	203
激情与个性	
——《世纪末的情人们》读后	211
北村的小说图式	217
札记：关于“侦探文学”	231
历史与神话	
——读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	245
诗：作为思的对象	
——读俞兆平的《诗美解悟》	257
横看成岭侧成峰	
——读 1992 年《花城》小说	264
沉沦与救赎	
——读北村《施洗的河》	280

爱欲、禁忌和话语

——尤凤伟小说论 — 294

诗意的中断

——读韩少功 1985 年之后作品 — 304

两个故事：侦探小说的三种类型 — 319

生存主题与女性的立场

——读斯妤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 — 326

福建小说：两翼与前景 — 331

知识·知识分子·文学话语 — 350

先锋作家的命运 — 361

清晰的迷宫 — 366

善与恶的振幅

——读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 — 380

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 — 385

浪漫与幽默

——读孙绍振散文集《面对陌生人》 — 396

《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 — 400

叙述的秘密

——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 413

先锋·边缘·文化向度 — 430

女性与城市：主流历史之外

——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 444

札记：叙述风格·紧张·视域 — 458

生存的位置 — 465

思考的文学与文学的思考

——王蒙小说论

—

王蒙的近期作品招来了好些不解的眼光。一部分评论家正不无惋惜地回忆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认为王蒙还未恢复到这篇小说的水平。也许，这种惋惜正反映了评论界的某种困惑。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曾经震动过上世纪 50 年代的文坛。这不仅由于作者的敏锐眼光，更重要的是作品中跳动着一颗年轻人诚实的心。主人公林震一脚踏入生活，就发现许多事实同刘世吾口中的政治术语有着巨大的裂缝。于是，他以初生牛犊的姿态大胆指责了组织部的工作。这种执拗的诚实，与王蒙当时对生活的态度是一致的。

小说中，林震遭到了一些白眼，而现实中的风暴却猛烈得多。正是因为这篇成名作，王蒙被迫缄默了二十年。他受到种种奇怪的政治待遇，到了新疆。巨大的动荡生活进一步滋润了王蒙的思想和艺术。他回忆道：“我得到的仍然超过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二十年的生聚和教训。”

如果说《向春晖》还没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还仅仅把它看成作家劫后余生的信号，那么，《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则开始惹

人注意了。紧接着,《故事二则》《火之歌》《光明》同时出现,人们惊叹了,宝刀未老!而《最宝贵的》,更是掷地有声!接着《夜的眼》《布礼》相率问世。但疑问也出现了:作家正走着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种“林震式”的拘谨到《说客盈门》的风趣泼辣,从《青春万岁》那带着稚嫩的笔触到《蝴蝶》中历史事件的大起大落,要寻找其间作家的足迹,我们不能忘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忠于生活,思考生活,这是它们一脉相承之处。作家的诚恳,同样表现在艺术手段上。

《班主任》《伤痕》树起了旗帜,一些所谓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汹涌而出。这个浪潮打过之后,不少作家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向生活深处开拓。王蒙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为了将自己独特的开采结果告诉人们,他在一些篇章里严肃地使用了意识流、大跨度时空的结构,乃至幽默的叙述方法。

当初,《夜的眼》出现,不少人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噪音。《春之声》发表后,局势明朗了。人们摆脱了惊讶迅速地分化了。“他在吃蜗牛!”“我失望了!”“不是失望,是大有希望!”各种呼声此起彼伏。《悠悠寸草心》《买买提处长轶事》似乎有转回来的意思,而《蝴蝶》却一个筋斗翻得更远了。

王蒙给文坛带来了什么?有人认为:这是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回声,所谓的创新不过是作家掩饰生活贫乏的装潢。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艺术手法上,都不能真正理解王蒙。生活是创作的谜底。王蒙的小说是否在哪些地方和生活失却了联系?这当然只能从作品中寻找答案。

二

王蒙的作品传奇色彩很少,思考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在欢呼新生活

的同时，王蒙更多地总结着历史经验。吕师傅宽厚的责备，张思远的追悔，严一行对蛋蛋的要求，陈杲关于羊腿的议论……这些片断常常使我们看到作家沉思的面容。这也许是总结王蒙作品的很好基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蒙那些题材极为不同的作品获得了统一的风格。

正像王蒙自己所说的，风格既是主观的，又离不开时代陶冶。我们的历史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荡。现代迷信的沉痛教训反而孕育了思考的时代。王蒙更早被抛出了正当的生活轨道，因而对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也思考得更长久些。他说：“在生活的最底层，在最遥远的地方，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翻手云雨，孰是孰非，孰胜孰败，洞若观火！”王蒙作品中思考的历史感很强。他正视着生活中像李国豪、李仲言、“表姐”这些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性格，但是，王蒙的思考却不是引导人们避开现实中的矛盾而坠入内心的深渊。他的笔下更多地出现了在思考中扎实前进的形象。“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王蒙思考的动力。

然而，王蒙不是用图解的方式表现思考，他不满足于把作品制成社会问题的标签。这些年的生活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什么痕迹？这是他所感兴趣的。王蒙把人们的内心世界作为他开垦的一个领域，通过内心变化写出生活变化。一些作品中，生活没有被客观地摊开，而是在主人公的意识屏幕中以流动状态浮现。我们往往只有在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的抉择和组织上才能看出作家的深邃目光。

正是这些原因，王蒙使用了一些与现代派相近的表现方法；也正是这些原因，王蒙在思想基础上与现代派分道扬镳了。

《说客盈门》是王蒙小说中十分奇警的一篇。起初，它让人忍俊不禁。当作家别出心裁地运用了数字时，问题的严重性显现了。人们从笑声中走入思索。可是，如何将心灵上无形的印记像数字一样准确地表达出来？处理《蝴蝶》《风筝飘带》这些题材时，仅仅依赖传统的语言和行为的描述

已经不能使作家满足了。

王蒙加强了叙述语言的主观性。从容的客观描写和情节交代尽可能地减少。作为叙述人的作家隐到幕后去。作品的语言节奏短促，就像缤纷的生活在身边跳跃着变化。作家根据事件在人物心目中的分量安排叙述的停顿感，段落的划分有了新的意义。《风筝飘带》中，为了保持急速转换的感觉，不少对话没有分段，几个不同的镜头被压在一个画面中一晃而过。王蒙擅长在生活中捕捉模糊的感受，迅速将这些感受用语言固定下来。这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抵近的感觉。《风筝飘带》的开头十分突兀：

在红底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画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他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草坪。

一系列的概念、图像陈列在人们面前。至少必须读第二遍，人们才能弄懂这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找到主语和谓语。然而作家正是以那些朦胧地、稍为有些凌乱地拥挤在人们意识中的新鲜印象，烘托出人物感受中叠镜头般变化的生活。这是作品的基调。

为了将一些人物心理结构的复杂层次裸露出来，王蒙有节制地使用了意识流。他在汲取有意识无意识交织流动的表现特点时，有意摒弃了那些与时代脱节的原始意识。王蒙注重在心理的交织穿插中自然地糅入了历史性的对比。一些貌似紊乱的叙述，仍然按着一条主线前进。《蝴蝶》中，张思远偶然发现了路面的一朵白花。接着他有一段心理活动：

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在一片感想，甚至感官的感触中，刹那间不自觉地涌现了对海云的思念。心理活动的转换中，作者巧妙地伏下了海云的故事。人物的潜意识多多少少都同环境有着某种巧妙的吻合。一些段落章节中不时跃出的几句海阔天空的议论，仔细推敲起来，依然或隐或现地同主题、故事有某种关联。

新的叙述引起结构的改变。传统的叙述中，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事件决定了叙述的详略。在事件的长短和顺序中川流不息的时间得到正常的体现。许多叙述也正是按照时间线索以平稳的速度前进。插叙和倒叙，是依照事件的内在逻辑作完整的调整，并不违背这个原则。可是，在人物的心灵里，生活中的时间被重新组合过。事件的时序随心所欲地颠倒了。某一瞬间可能被放大了，而另一些岁月却消失了。叙述的取舍的原则不再是事件，而是情绪和体验。过去和现在，外界和内心，远方和近处，一切都被情绪强有力地粘合起来。

《布礼》就是这样结构的。

一九五七年这场灾难，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钟亦诚来说，意外到难以用理性思考和判断。晴天霹雳般的事件引起的强烈情绪，压碎了钟亦诚的正常生活观念，也击溃了他按照时间顺序思考问题的习惯。惊讶、困惑、

委曲、回忆、对比、痛苦、憧憬，各种感情浪潮后面无数的事件纷至沓来。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有一些无法用语言解释明白的场面。若干年之后，这些事件必须重新排列起来，情绪的强弱就是顺序的先后。现实生活中的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生活中悲剧的展现转化为心灵在悲剧中的感受。这种心理结构，本身就是钟亦诚性格的一部分。时序的跳跃恰恰记录了钟亦诚情绪的波动曲线。也正是在他身上，一天的党员大会才可能牢牢地盘踞二十年。

传统写法中的纵断面与横断面结构，整饬严谨，体现了客观外界的相对固定性，心理结构的跳跃流动，却适于表现人物内心的波动性。两种结构，各有不同的意义。

三

象征，当它的涵义是以具体的形象暗示某种特定思想时，艺术手段本身就直接显示出作家的思想深度。在作家建造的艺术迷宫里，它常常有指示作用。

《蝴蝶》的故事并不惊心动魄，于是小说的形式显得格外奇异。故事、场景、人物、细节、议论等等扑面而来，又流水般逝去。人物行动的时间与空间时时转换，一切片断都在主人公张思远的思绪流动与内心反省中缀接着。迷惘中夹着明显的追悔，追悔勾出了往日的事迹，往日的事迹又将今日的思考联成一片。阅读时，人们不是在欣赏眼前发生的故事，而是感到自己浸泡在一条情绪的河流中，一切事情都弥漫在身边。当人们希望完整地看看这股情绪的来龙去脉时，就得从河流中挣脱出来。这时，人们将发现河流上闪烁着一盏航标灯——象征。

那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却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是庄生醒着而蝴蝶是个梦，抑或蝴蝶醒着而庄生不

过是一个梦？张思远也有同样的疑惧：他是张副部长还是老张头？或者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

作家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要评判生活。铲除生活中的障碍，这是他们的当然责任。当官僚主义、封建特权的危害日益明显时，敏感的作家就不由地把眼光注视到这方面。但是，问题却不像一些作品所描绘的那么简单。50年代林震就已经感叹道：“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缘故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悠悠寸草心》，王蒙从不同角度透视了党群关系。《蝴蝶》中，立体棱柱仿佛再次转动了，人们又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作者从张思远的角度进一步写出问题直接的社会原因和长期的历史原因。

张副部长、老张头、反革命分子张思远，三者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位置。小车、拉长声，锄地、背篓子，反革命牌子、大字报，分别是这些位置的附属品。张思远也总是不自觉地以位置作为标准衡量人的价值。可是，短短的十来年，这些不同位置的附属品却奇妙地聚集到他身上，他无所适从了。

庄生在梦中迷失了自我。张思远在地位的变化中失去了精神上的重心。老张头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有自己的手、腿和眼睛，可以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同另一个平民秋文相爱。然而当张思远是市委书记或副部长时，职务却像绝缘层把他与人民隔开了。他只剩下公文、小汽车和并不喜欢的美兰。张思远为职务而工作，然而却缺少发自内心的热情。

工作热情与职务的分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当初刘世吾担任组织部长时，却梦想着水手或科研人员那种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手边的工作不再富有诗意，他已经由厌烦到了冷漠。只不过一种外在的力量——组织部长的职务——使他身不由己地转动着。《悠悠寸草心》中，复职后的唐久远也无法发现他的微服查访与建立森严的岗哨阻挡上访群众之间的巨大矛盾。位置同样是他工作的轴心。唐久远理所当然地觉得两者都是市委书记

的职责，并且为此奔忙而增添了不少白发。

对于张思远来说，这种分裂是痛苦的，然而似乎又是不可抗拒的。也许，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他身上就透出了某些变化的端倪。为了革命工作，当时处理问题的方法丝毫不错。然而，正像张思远后来所说的那样，安慰海云时，应该用手指头揩干她的泪水，而他却抛出了一堆硬邦邦的理论。当上市委书记后，各方面的优越感也相应地急剧膨胀了。他是城市的头脑、心脏，一举手一投足都包含着无上的权威。连他自信最真诚的父爱，也渗透了咄咄逼人的威势。他同唐久远一样盲目地奔忙着，甚至还来不及看那些所谓的“反官僚主义的小说”就向海云举起了讨伐之剑。后来，张思远也曾喟然长叹：“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要重要。”可是，以往形成的习惯极为顽固。张思远被罢官多年，然而在复职的第一秒钟，他不就又开始拉长声了吗？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不能回答。而王蒙却从另一方面把整个梦境击破了：“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对作品中提出的问题，王蒙有个漫长的、深入的思考过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只能不解地看着刘世吾。到《悠悠寸草心》时，答案已经有了。老吕师傅对解放初期党群关系的回忆，是小说中的一段点睛之笔。

这个答案，张思远却仿佛是无意中得到的。他仅仅由于感情的羁绊而再次走访了乡村。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部长们难以看到而又正是部长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乡村，他不过是吃了两只鸡，在老乡的炕上睡一觉。但是，收获巨大。感情上，他又同人民群众联成一片，没人嫉妒他的官衔和小汽车，群众的眼光没那么短浅。大家只是希望他为人民多做事。秋文说：“别忘记我们！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当然，正像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拉长声，他又想以副部长的身份将秋文带走。可是他遭到了拒绝，甚至警告。回北京时，“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

自己的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千百万秋文、拴福们服务。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繁重的工作也不可怕。张思远找到了通向人民的桥梁。

原先，张思远把自己固定在职务上，职务的骤然变化使他迷茫。现在，他有了个统一的基点：无论老张头还是张副部长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张思远身上所概括的特定的历史内容，正是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

四

《风筝飘带》中的风筝飘带象征着什么？是范素素与佳原的理想？是五彩缤纷的未来？或者不过像一个诗人所说的那样：“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许有一个热恋，永不能相许？”

这不是一个奢侈性的问题。有些评论者认为，这篇小说不过是为年轻人的拥抱和接吻争得一席之地。这种失误，也许正是同不能体会这个象征有关。

但是，人们无法在风筝飘带形象本身或内在意义上同人物、故事进行比附。这种象征手段不同于“庄生梦蝶”的运用。飞翔在天空的风筝飘带，捎带着春天的情趣和童年的梦幻，暗示了一个心灵的微妙萌动。

在性格素质上，范素素同王蒙 50 年代作品《青春万岁》中的人物有相近之处。但是，《青春万岁》中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他们坚决相信，生活将优待这一代新人。学习，工作，劳动，必定要换来一个玫瑰色的明天。“生活也比电影还美”，《青春万岁》中的袁新枝这么说。而范素素到生活中兜了一个圈子，却在精神上留下了巨大创痛。但是，新的生活不容置疑地开始了。心灵上的阴影终究要褪去，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风筝飘带》以范素素内心世界的变化概括了这个过程。而这个变化正是被风筝飘带这个形象烘托出来。

小的时候，范素素曾梦想过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梦想过化学实验室、海底、星光、钢，甚至也梦想过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可是，那时的明天，今天的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梦被盗去了。“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当然，这里面包括风筝的梦。这段生活，只给范素素留下一些色彩、回响、节奏。她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太愿意认真回忆这些，就像醒来不记得刚才做了什么梦。“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在现实的沉重锻打之下，生活的观念变了，甚至连理想也可有可无了。

生活在身边流动，范素素却不想抓住什么。在最真诚的时候遭到欺骗，他们不仅怀疑周围的一切，也怀疑自己的真诚。她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总是用疑虑的眼光打量许多东西。当然，他们并不是没有根据。《青春万岁》中黄丽程说：“第一次爱情就像第一首诗一样，换来的眼泪往往和欢笑一样多。”而范素素得到的却是，爸爸式的问题和妈妈式的忠告。也许只是个偶合，《青春万岁》和《风筝飘带》中都有个交通事故的小插曲。《青春万岁》中，女学生们都不约而同地围上去，对肇事者进行教育，而范素素看到的却是，佳原做了好事反倒遭到一个嗓音尖厉的妇人的奚落：“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么？”但是，范素素老是用新的疑虑代替旧的疑虑。思想停留在牢骚上，脚下迈不出步子。困难面前，范素素不再像《青春万岁》中杨蔷云对苏宁、郑波对呼玛丽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团火烤热对方。生活也不再像李春所理解的那么一种“匆忙的追求”，范素素有了一种与青年人不相适应的无可奈何和由此带来的懒散。这种懒散已经扩散到整个情绪上。

这时，生活把佳原推到范素素面前。在佳原的感染下，一股新的力量注入了范素素的心灵，变化也许同样是从情绪上开始的。人们只是发现，